

● 侯宏卫

彭仁山

超越死亡



目 录

序.....	邹人煜
西行之前.....	5
纵贯陕西.....	13
游宁夏川.....	44
甘肃掠影.....	72
青海散记.....	88
河西风情.....	106
进疆路上.....	154
进藏，进藏.....	220

序

邹人煜

看了侯宏卫、彭仁山二人合写的西行书稿，我思绪绵绵，不由想起他们此行的前前后后。

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秋天，侯宏卫和朱庆泽二人找到我，说他们想骑车采访西北，要求得到我的支持，当时我就被这一大胆而新颖的想法吸引住了，这在合肥地区的新闻界中，还是个新鲜事呢！到外地采访的不少，但都是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骑自行车采访，而且又是难走的西北高原，尚属首次。我第一个反映是喜悦，好哇，八十年代的年轻人，你们终于露出探索者的风姿了。说实在的，对如今的新闻工作者，我们“老新闻”不是没有议论的，大体上的看法是：聪明睿智有余，勇敢艰苦精神不足，他们的起点比“老新闻”高，但“老新闻”出生入死的经历，为事业愿献一切的精神，则

是他们所缺乏的。今天这两个年轻人向我们挑战来了，怎不使我刮目相看呢！“江山代有人才出”。信然。我的第二个反映是一连串的问号：骑自行车闯西北，非同儿戏，你们有精神准备吗？经费从何而来？虽然是骑自行车，但花销肯定也不小，且要将近一年时间，我们市里新闻单位都是穷得叮当响，哪里拿出一笔钱供你们去采访？你们一出去就是近一年，路又那么难走，家中人支持吗？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侯宏卫的小儿子患有肾炎时，我更加担心了，对一个小家庭来说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对于这些问题，他们都一一作了答复：对路上的艰苦和危险，我们不知想过多少次了，范长江当年能在战火中走访西北，斯诺能丢下优越的生活从万里以外的大洋彼岸来中国西部采访，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尤洪，五十开外了，身体还不大好，他还单骑千里走访淮北哩，我们怎么就不可以呢？我们现在三十出头，身强力壮，现在再不出去闯闯将来就是想闯也不行了。至于经费，我们也筹备了，合肥自行车厂支持我们自行车，我们等于替他们作活广告，他们自然乐意，其它单位也愿意帮助一些，这问题不大。家庭嘛，也商量好了，当然是不放心的，但我们都已说通了，都愿意克服困难，支持我们完成这次采访。这头头是道的答复，使我了解了他们要求西行确不是一时的冲动，具有很大的可行性，这样我的一些顾虑也就是多余的了，于是便表了态，赞成他们闯一闯，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。可是后来和他们的单位磋商，

就发现问题还不那么简单，一是单位人手少，一走两个记者影响他们日常工作，二是他们认为此行风险大，出了问题他们担不起，这也是实在话，经过几次商量，他们同意走一个，这样朱庆泽就遗憾的留下了。以后侯宏卫又约了省电台的记者彭仁山，并且得到了他单位的支持，这样经过几个月的酝酿，他们终于蹬着轱辘踏上了去西部的征途。

他们走后不久就陆续寄回了稿件，这些稿子都是在旅途中挤出时间写的，每一篇都引起了人们的注视，可以说，没有旅途的勤奋，就没有今天的这一本书。西行期间，单位领导、新闻同行、家中父母妻儿没少牵挂，没少担心。我也不时问问他们单位领导，内心深处则怕他们因吃不了那样的苦而打退堂鼓。因为这毕竟不是战争年代，可喜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不仅勇，而且韧，二百多个日日夜夜，他们硬是蹬着自行车走了八千多公里，咬着牙坚持完成了西北之行，不易啊！他们终于回来了，在历尽风沙之苦以后回来了，我们为有这样的新闻同行而骄傲，他们不愧是八十年代的年轻人，我们欢欢喜喜地把他们接了回来，大家向他们投去了尊敬的、羡慕的目光，他们是配得上“佩服”二字的。

一年之后，他们又捧出了这本厚厚的书稿，这说明他们的勤奋一如往昔。我有幸作为第一读者看了这书稿。开头我还是漫不经心的翻着看，但愈到后来就愈丢不下了。虽然介绍西北边陲的文章诗词比比皆是，但这火热跳跃的文字还是深深地吸引了

我，打动了我。我敢说，这样多采多姿的西北风情画是一般采访手段无法捕捉到的，那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更是飞坐机、汽车的人所不能想象的，那两人与狼的相持、搏斗，那八百里沙瀚的凄凉与难忍的饥渴，那象大水失火样的狂沙的袭击，那不打不成相识的有趣的“抢劫”，那过世界屋脊“鬼门关”的险恶，那饥渴之极之后的大饮大嚼，那疲乏至极后的舒畅的休憩，那老乡见老乡的兴备与喜悦，……都是一般采访者不易遇到的。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确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，不想付出代价就想吃到香甜的果子，只有梦幻中才有，现实生活中是绝对没有这种好事的。

这本书既有见闻，也有思索，夹叙夹议，直抒胸臆，不矫情，不掩饰（他们在途中后悔骂自己那段，就是可爱的坦率），这种文风我以为也是可取的。

我很乐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书，这是本心血汗水凝成的书，希望大家特别是新闻工作者，也都能喜欢这本书！

西行之前

对西行采访的思索

八十年代，国民值得庆幸的年代。

思想解放，带来对外开放，带来经济搞活，带来现代生活气息。乐于迎接风险，乐于在大千世界中寻找自我，表现自我，成为这个年代人们的一项追求。

尧茂书作长江第一漂；

杨联康徒步考察黄河；

大批老头老太把晚年乐趣安排到自行车轱辘上。

新闻界——社会的神经，更有许多“神经质”人物。

安徽新华分社原社长尤淇，骑车千里淮北采访；

解放军报记者骑车万里海疆行；

经济日报罗开富沿红军长征路线徒步采访。

这股新潮，冲破了我们思维的规范及生活的心

911990

堤。一泓死水掀起了波澜。

一九八五年九月，我们站在大地图前，目光盯住占祖国版图三分之一的整个西部，心驰神往，激动得难以按捺，象两匹关急了野马。

祖国西部，是一块具有强磁场的地方。它把古远与新近，蛮荒与文明，神秘与豁然交织在一起。世界屋脊的雄奇峻拔；黄土高原的浑重质朴；戈壁大漠的粗犷威猛；浩浩瀚海的桀骜不驯……这里，曾响过商旅的驼铃，闪过文成公主进藏的马队。这里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，中国革命的摇篮。这里，将成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经济腾飞的中心。

在今天开发大西北的号角高奏的时候，我们想了解自汉唐以来的这种开发，如今具有哪些新内容？开发基础和前景怎样？从一个安徽人的角度，我们也想知道安徽在开发西北的系统工程中，发挥着什么作用？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，投身解放大西北，建设大西北的江淮儿女有上十万，报道他们的业绩，以激励安徽支援西北，更好地建设家乡，无疑有重要意义。

一九八五年十月，我们向安徽省委宣传部及合肥市委宣传部递交申请报告，同时向各自的单位——安徽人民广播电台、合肥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呈报。

为不给本单位增加资金开支的压力，我们四处奔波征求社会援助。侯宏卫不得已动员了他已离休的父亲，收集资料，跑图书馆、书店，给西北广大地区

包括西藏自治区写信函购。和省经济部门、组织部门联系，寻找采访线索。长期在外，必须安定后方，彭仁山把老母从金寨接来照料家务；侯宏卫加紧治疗患有肾病的儿子。西行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。

十月递报告，到了第二年三月还没有批复。侯宏卫急了。这已是原定出发的日子。如果三月份出发不了，年底是返回不了的，侯宏卫急得在办公室外直转，只有一条路，直接找老部长。

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邹人煜是个“老新闻”。她极有兴趣地听了汇报说，“这是好事，我支持。”然后，抓起电话，找市广播局的领导为之说情，终于获得批准。

悬着的心落到了实处。作为一个普通记者，侯宏卫和邹部长没有接触。只知她是安徽的一大才女，风闻其体贴下属，办事果断，敢作敢为。言果不谬。

邹部长嘱咐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想想在战争年代，我当战地记者，哪里枪响往哪里上，艰苦危险能锻炼人哪。不过，穿戈壁过沙漠，困难要多考虑。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，去欢迎你们。”去年十月，侯宏卫西行凯旋，邹部长十分高兴，亲自安排报告会，又在烤鸭店摆酒为侯宏卫接风，这是后话。

朋友间的惜别之情，壮了行色，也添了几分惆怅。省电台文艺部主任褚水敖在家设宴，为我们饯行，挥毫写下：“庐阳壮士荡雄风，车踏天涯气似

虹；济世英才赖砥砺，千关万隘自从容。”合肥电台的祁庆达、徐树春也写下炽热的诗篇。灞桥折柳，是朋友间最为使人珍重的了。后来在几天罕见人迹，在断水无望的时刻，头脑中显印最清晰的是这些东西。

壮志鹏程上途征

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，我们踏上西去的漫漫征途。

两人一样服饰，一样准备。灰色的运动衣，合肥产美奇牌26型车，车架上搭两只鼓鼓囊囊的邮袋，内装录音机、相机、资料、衣服，每人约二十公斤。

大蜀山在身后拽着衣襟，小蜀山又缓缓走来。我俩跳下车，看着合肥城西这两个卫士，突然泪水盈眶。刚刚在厅里和领导合影，刚刚吻别心爱的儿子，刚刚对着妈妈的泪眼，刚刚握着送行朋友的手，我们象无事一样；现在，真的要离开合肥，真的要告别亲人了，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爬上心头。

彭仁山临走前，同老母和妻儿再游包河，请人照了一张合家欢，揣藏怀中，侯宏卫平常很冷漠世之人情，临行的日子，在凉台上，一砖一砖地砌了个花坛，栽了棵葡萄，万一回不来，妻儿吃到那甜美的果实，会想到远方尚有一颗思念他们的不死之心。侯宏卫小时候喜欢伺弄鸽子，常受严父责骂，

走时却特意从鸽市买回两只小鸽，捧给父亲，小鸽自由飞翔，总不忘归巢，如果……小鸽会永远陪伴老父老母的。

已近阳春三月，小蜀山上树木参差，片片葱茏；山下麦苗青青，菜花送香；路旁的巴根草，新绿点点，八哥跳跃其间，多么有生机的春天啊！沐浴在合肥近郊美丽如画的大自然里，我们的心境陡然好多了。把惆怅变为眷念，想着合肥，想着亲人，勇敢地开始自己的历程吧。

不知是天公的考验，还是有情的表示，春风疏雨扑面而来，我们索性不穿雨衣，任春雨直浇心田，……

小“美骑”在雨中沙沙直奔皖西。

离皖西重镇叶集两公里处，立着皖豫两省的界碑。西行第三天，我们在此郑重地和叶集镇直党委书记刘道新、霍邱县广播站记者老王道别，向安徽道别。

叶集是由史河冲聚成的一块小平原，气候湿润，土地肥沃。这里是安徽沟通湖北、河南两省的要地。大别山的茶叶、木材、山货，河南、皖北的豆类、牲畜在这里集散，小镇显得非常繁华。为了适应贸易发展，叶集正在修建一个大农贸市场。

叶集，地灵人杰，历史上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。镇政府大院一隅，便是著名文学家、未名社成员韦素园的故居。

过去，读鲁迅著作，学《中国报刊史》，都曾接触过未名社，却不知未名社的六人中，除鲁迅、曹靖华外，全是叶集人。

这四人是韦素园、韦丛芜兄弟和李斧野、台静农，人称“未名四杰”。“四杰”中，我们最崇敬韦素园，他对事业追求得执着和对正义、真理宣传得果敢，令人佩服。

鲁迅倡导办未名社，写怒吼文学，韦素园积极响应。他拖着病躯，翻译了大量苏俄进步作品，其中有《外套》、《最后的光芒》，译了散文集《黄花集》，自己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、诗歌。

对韦素园的为人和学识，鲁迅非常赞赏，引为挚友。一九三二年，韦素园病逝，鲁迅先生亲自书写碑文：“呜呼，宏才远志，厄于短年，文苑失英，明者永悼。”还写了追忆文章《忆韦素园君》。

夕阳坠地。三间旧屋一座小院。屋虽在，却移为他用，在韦素园亲属家中，我们看到了他的遗像，年轻、英俊，那深邃的目光，更令人难忘。

翌日。晨光微露。

我们还没起床，刘书记便上门请我们去他家吃饭，下挂面（意在路远情长），还煮了鸡蛋，让我们带上。

刘书记和县广播站老王坚持送我们出省。

再喝一口家乡的水吧，我们来到史河边，捧起清亮的河水。不禁发愣起来：何时才能再饮马史河呀！

刘书记随口吟了两句诗：“一别家乡西游去，遥指天山路迢迢。”

“春去胡域寻楼兰，秋归再饮史河水。”侯宏卫抹了一下嘴边的水对道。

桐柏山寻淮源

离开豫南重镇信阳，翻四座土岭到和孝营。在这儿，我们见到了淮河。淮河，作为江淮儿女，谁对你没有特殊感情呢。

进入河南，我们就盼着早日见到淮河的丰姿倩影。来丰富单调的旅行生活。四月初，尚是枯水季节，三十多米的河床裸露着，沙砾中长着一蓬蓬未返青的灌木，中间尺把深清亮亮的水，缓缓腼腆地东流，真象是刚从山里走出的妹子。

到桐柏县城，“淮源探”成了我们最为重要的一项活动内容。骑车西行二十里，再弃车攀山十多里，于太白顶上，终见一泓泉水，永不枯竭，静静流淌……

淮河流经的第一个村子固庙，小桥流水，古柳弄影，村姑在河中浆洗物体。村中有一落荒破败的禹王庙。庙宇已为学校所占，和县城东关颇具规模的淮渚庙一样。殿后，有两亩园地，满地衰草碎石。一口井，曰淮井，井边竖碑“淮源”。字体遒劲，为清高士铎所书。淮碑旁，有碑多块，颂禹绩的

少，大多是历代官吏的自我褒扬。

十几位学者、干部请了当地两位老者讲述轶闻：淮河本是温顺的，后来一条恶龙作祟带来巨大灾难。禹王闻讯前来降伏恶龙，将恶龙锁于淮井之中，但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恶龙脱逃，淮河重新泛滥。许多封建官吏为求一方之安，修庙宇，造镇水兽，恐吓河神，虔诚祈祷，始终无济于事，淮河仍为我国的害河之一。真正根治淮河，还是解放以后的事。禹王庙内有一块石碑，上刻：“浩浩淮河圣禹所治”。我们想改为“浩浩淮河人民所治”方为妥贴。

“走到天边，不如淮源一圈；吃的细米白面，烧的青松胡叶。”此话在淮源一带流传甚广，可和现实不符，在大跃进年代和“文革”时期，合抱粗的大树砍了炼铁，或改河滩种粮“超纲要”，生态破坏严重，人们生活并不惬意。不过如今淮源新植的松杉已葱茏一片，淮河之源，不久会将秀美如初。

桐柏山，并不险峻，却是峰青峦秀，山中有“桐柏八景”，最著名一景“水帘洞”，我们去观赏了一番。

山泉淙淙缓缓，切开一条深涧，向山外奔去。涧边，桃李始花，飞红点翠。

水濂寺，坐落于涧的源头。少尼立寺门外售票，给两毛钱的票，却硬要三毛钱，不由分说，态度蛮横。阿弥陀佛，钱财居然也迷了佛家弟子之心。可悲可叹。

水濂寺后是水帘洞，呈半圆形，位于离地面二十多米高的半山腰上。山顶瀑布，喷珠溅玉，直跌

而下，水雾蒸腾，难辨洞的全貌。沿石梯而上，见一只石雕美猴王傲坐洞中。透过水晶珠帘看水帘寺和游人如在雾中，使人恍若身在玉宇仙境。

此洞曰水帘洞，此山号花果山，问于尼姑，说正是孙悟空栖息之所。怪哉！从地理方位上看，和《西游记》所述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不知是吴承恩有误，还是尼姑为赚钱瞎扯，难以考证。细思之，又何必考证，什么“美猴王”本是诌的，这里确美就是了。一无名氏写诗赞道：“半山垂下水晶帘，疑是银河落九天，今古无人能卷你，月钩空挂碧云边。”

纵贯陕西

商洛山，我们来了

从河南西峡翻伏牛山，向陕西商洛去，牛背难爬，全是沙石路且缓坡不断。

豫陕交界处。河南人修一个很漂亮的亭子，还立了碑，以纪念公路通到陕界。但从公路的实际情况看，无论是修或养，都是极差的，和碑亭气魄不相称。

亭中坐两人大把分票子，见我们来，匆匆开汽车走了。

入亭小憩，若举步即入大西北第一站——陕西，采访报道工作即将开始，心头难免一阵激动。

出安徽经河南的固始、潢川、信阳、桐柏、南阳、西峡到此，整整十天。中州大地虽为路过，但宽畅的白杨大道，肥沃的千里良田，帝都的众多古迹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是块有灵气的土地，古代出了刘秀、诸葛亮，今人又有邓颖超等名流。

前面是商洛山、秦岭。战国时，商鞅于此被捉车裂；明末李自成潼关大败后蛰居在这儿；李先念中原突围后亦避难这厢……除这些历史大事记，还有著名作家贾平凹笔下的商州风情在吸引着我们。

入商南县。山更大。坡更陡。

山上，大多青石裸露，乔木很少；公路旁时有小河相伴，水色青幽，转弯处，有农家垒堰夺地，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这句民谚，便是对商洛山最好的概括。

忆起在河南之路，白杨夹道，人嚷马喧；田间麦子抽穗，紫燕斜飞，骑车行，不觉寂寞，倒象是春游一般。而眼下，路在荒山恶水间，转过来，荒山恶水；转过去，恶水荒山，枯燥至极。

武关前，有试马寨，传说李自成当年在此试马，终得千里驹“雪花骝”。此时，我们胯下的“小美奇”，骑了两个星期，却越骑越沉重，大腿根磨得火辣辣疼，膝关节象打了撑子一样弯不得。我们

不觉有荒诞之想：如能借闯王“雪花骢”一骑才好。

商洛山中最险要的去处——武关，横在车前。推车上山二十多里，车子赖着不往前走，仿佛在把我们往回拖。

“微落一线天，四合万重山。”好一座三秦要塞。武关址在峡谷间的一块平地上。崖悬壑深，山水环绕，险阻天成。关虽险，但总挡不住历史潮流，秦末刘邦由此入关灭秦；贺龙智取此关北上抗日。

推了两个多小时，上得山来，骨头架子都快散了。但见脚下商洛群山起伏，涧水如带，我们似乎融于茫茫天宇，拥抱着商洛山，胸中又生腾一股豪气，“哦——，商洛山，我们来喽！”

武关已破，秦岭在即。疲劳云消雾散。关节重新“拧紧”，肌肉又富有弹性。下山，费尽气力获得的位能，要充分利用，我们都不愿刹车，一任车子猛滑。耳边风声呼呼，那速度连自己也觉害怕。

粗壮的歪脖柳，枕着一条清亮的小溪。小溪流淌着女人的欢笑和小鸟的酣唱。

路远无轻担。带的东西太多，我们痛彻地悟到了这一点，也就下了痛彻的决心。两人可共用的生活用品、资料，只留一份，自行车备件留一份，而且只留关键部位的。

当我们摆弄这些物件时，两个农村青年走过来好奇地问我们是做啥生意的？

我们笑了。彭仁山逗道：“到新疆去卖书，卖